

文 化 與 經 濟

—— 幼 稚 錄 卷 二 ——

周 憲 文 著

836.1

H034

★ 大 衆 出 版 社 出 版 ★

濟 經 與 化 文

(二卷錄稚幼)

著 文 憲 周

售 經 總 店 書 達 立

號 二 〇 一 路 正 中 安 永

自序

這本冊子，定名為「文化與經濟」，算是我的幼稚錄卷二。什麼叫做幼稚錄？為什麼寫幼稚錄？又為什麼要發表並印行幼稚錄？我在幼稚錄卷一「中外古今談」的自序上，已經說過，茲且摘記如左。

「近兩年來，我寫了幾十萬言的短篇論文。這些論文，有一部份是用幼稚錄的名稱發表的。所謂幼稚錄者，這原是個人的隨筆。含義有二。一則記錄當時自知為幼稚之感想以自勉。二則常有自以為是之見解，及後回想，幼稚可笑，亦錄之，以自勵。因就可知，這些幼稚錄，本來沒有發表的價值，本來不想發表，後來主要還是為了各方的索稿，就陸續把他發表出來。至其內容的不足道，那是不用說的。否則，我也不以幼稚錄見稱了」。

「不過話要說回頭來，雖然幼稚錄是幼稚的，既經發表，則在「留以紀念」這一點上，又不免是「敝帚自珍」的。我本來打算待戰爭結束以後，集同過去所發表的一些論文，刊印留念，但現在因為各種機緣，把他印行，並且為了郵寄的

方便，每冊以不超過十五萬字爲度。同時，還把一些普通論文，也收集在內，因爲這些論文，雖然未嘗以幼稚錄的名稱發表，但其幼稚，是一樣的。其餘的話，我想不必摘記了。在這本「卷二」裏面，我想特別說明的，則有下列幾點。

序

一、因爲幼稚錄，這原是個人的隨筆，所以每篇的詳略，就大不相同。有幾篇寫得很詳細，已像正式的論文；有幾篇寫得很簡略，充分表示祇是一種隨筆。本集所收「談人事」與「再談人事」的兩篇文字，就是一個頂好的對照。

二、以上是就文字來說，次則即就題目而論，同樣也有不調和的事實。例如其中的「論中」、「論庸」、「談人事」、「論命運」及「論學術」諸篇，都是比較嚴整的；至於「說福」、「點綫面」、「談高低」及「宣傳與反宣傳」諸篇，則就充分表現另一姿態。

三、那可說是一種「習慣」；因爲「卷二」收了二十篇文字，所以在這「卷二」裏面，我似乎也非有二十篇文字不可。爲了要湊足二十篇，不但幾篇不相干的文字，例如「理想的大學教育發凡」及「理想的大學教育其三」，都收入在內，還把一篇本來不想發表的雜感「子曰」，也發表了。因此，更加顯得這本冊子

內容的不調和。

四、講到理想的大學教育，在此，還得附帶一言。我始終認為大學是學者講學的地方，目的不在對學生傳授就業的技能。我根據這一理想，原有一套未甚成熟的說法，準備陸續發表，將來專集印行。現在爲了要「湊數」，就拿已發表的來「充數」，專集的「準備」，很可能的，就此「夭折」。好在「理想不切實際」，紙上談兵，原可不必的。但在這裏，有一點，還得「交代」。那就在本集，既有「發凡」，又有「其三」，而獨缺「其二」，這就因爲「其二」發表在重慶某刊物上，手邊未曾留底的緣故，好在這中間原無什麼系統，缺一篇亦無所謂。

五、本集所收二十篇文字，其中有一篇題爲「神醫玄醫與科學醫」的，是林志純先生在三月十七日永安中央日報上所發表的星期論文。我所以要把林先生這篇文章收在我的集子裏，這倒不是爲了要「湊數」，而是因爲林先生這篇文章與拙著「農醫與工醫」，可以互相引證。而最主要的，還是因我同意林先生的見解，而願意負責向本書的讀者介紹。

六、我認爲：世界上任何事，都是向前進的，歷史的車輪，永不回頭走。從這一見地，我更加體驗到，我的幼稚錄，真是幼稚的。這話講來可有「一篇大道

理」，現且「賣個關子」，不說，而祇一提本集所收「失業危言」的這篇文章。對於這篇文章的理論，我雖然直到此刻，還不想有所修正，至於這篇文章的結構，我就發現了一些「昨是今非」；現在依舊刊載，以資回憶而已。

七、自從我的幼稚錄卷一「中外古今談」出版以來，至少可說「見仁見智」，仁也罷，智也罷，這本「卷二」的出版，將告一段落，至少，要待我的「比較經濟學試論」完成之後，再寫幼稚錄。至於本書的「定名」，可謂「煞費周章」，初定「做人與做事」，當時並自作註解謂：『這主要是依據本集所收「談人事」這篇文章的，其餘如論中、論庸以及論命運諸篇，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關係着做人與做事的，如果要說一切的社會科學，都不外乎人事的研究，則拿做人與做事為本書的書名，也許還是適切的』。後來覺得這一書名，似乎太「俗氣」，改作「從中庸說起」，並亦自作註解謂：『這主要是因本集第一篇是論中，第二篇是論庸的關係』。後又覺得這一書名似乎太「生疏」，左思右想，乃改今名。因為本集所論，總脫不了文化，而在著者，則又無一不從經濟的觀點出發的；題為「文化與經濟」，雖然有點「勉強」，但亦「勉強」可說的；至少當比「一集」中外古今談要妥當些。

本書著者其他編著

新農本主義批判

經濟本質論

社會政策論

日本社會發達史

經濟學辭典

社會政策新原理

商業概論

經濟政策綱要

經濟思想史

世界經濟學說要義（第一卷）

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

東北與日本

蘇聯五年計劃概論

中外古今談（幼稚錄卷一）

國民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新生命書局

民智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大眾出版社

文化與經濟目錄

自序

論中（兼評馮友蘭先生論中庸之中）

論庸（兼評馮友蘭先生論中庸之庸）

談人事（人事本質論）

再談人事（人事制度論）

論命運（科學算命）

說福

論學術

考試雜談

家的經濟觀（由兩脚的家到跛脚的家）

（附錄）

一
一五
三五
六〇
六四
七八
八一
九一
九八

失業危言·····	一一〇
農醫與工醫（談所謂中醫與西醫）·····	一二八
神醫玄醫與科學醫·····	一四一
點綫面（兼論所謂生產三要素）·····	一四八
談高低（以喻工業與農業）·····	一五八
政治與常識·····	一六五
宣傳與反宣傳（從標語開頭到標語結束）·····	一七二
理想的大學教育發凡·····	一八一
理想的大學教育「其三」（由大學基本國文問題說起）·····	一八五
「尊師重道」·····	一九四
「子曰」·····	二〇〇

論中

兼評馮友蘭先生論中庸之中

一、如何讀中庸

二、什麼叫做中

三、中的另一說

四、鄉原之於中

五、中道的背景

一、如何讀中庸

本文題爲論中，目的在欲說說中庸之中。首先我得說說如何讀「中庸」。說到「中庸」，想起孔子。孔子是中國人的至聖先師。他的言論，不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直到今天，而還影響着大多數的中國人；這當爲事實。不過，對於這一事實，如果加以分析，照我看來，可成三派。

第二派可以說是「食古不化」。他們認為孔子說的，無一不是對的，比方說，孔子說忠君，雖然在今天，他們已經不敢明目張膽，宣傳復辟，但仍希望有一「真命天子」出現，使人民可以行其忠君之道。

第二派可以說是「以今論古」。這一派就比較高明。他們知道「真命天子」是無法可以再現的，忠君之君，已成陳迹，於是，他們就把天子當作國家。說過去的君，就是今天的國。孔子過去說的忠君，今天就是忠於國家。這樣一來，孔子的忠君之說，還是「天經地義」的。

第三派可以說是「以古論今」。這一派眼看着，過去的已成陳迹，已不適於現代；比方孔子的忠君之說，這已不能復見於今日，且已不適於今日，因就大罵孔子反動，高喊打倒孔子，似乎「孔子不倒，大難不了」。

以上三種對於過去的見解，可以分成兩類。第一、第二兩種，可成一類。這可算是尊古的。第三種自成一類，這可算是反古的。而其中要以第一類的第二種，在今天的中國，似乎最得人心。而其實呢？照我看來，這與其他二種一樣，是有問題的。而其問題的嚴重，在另種意義上，恐怕還比其他兩種，有過之，無不及。何以言之？即以忠君為例。到了今天，還要人民忠於皇帝，說這是由於孔子

(3) 濟經與文化

的遺教（上述第一種），那當然是不應該，是反動。說這種話的人，他忘記了孔子已是數千年前的人。反過來說，認為孔子主張忠於皇帝，因其不合今天的「時代潮流」，所以要打倒（上述第三種），那也忘記了孔子是數千年前的人。這猶批評孔子，當年周遊列國，何以不坐飛機？是一樣的錯誤。至謂：「孔子過去要人忠君，在今天就是要人忠於國家（上述第二種），這一說法，固然把孔子現代化了，可惜這位「西裝革履」的孔子，已經不是原來的孔子。這猶當年孔子周遊列國，明明坐的是馬車，今人偏說：「當時的馬車就是現在的飛機」。我們既然知道，孔子時代，還無飛機；我們就可明白，孔子雖然坐着馬車周遊列國，那倒是應該的，而且是必然的。同樣的道理，遠在春秋戰國時代，既然還無民主的必要，亦無民主的可能，則孔子主張忠君，那也是應該的，而且是必然的。故在今天，一定要說：「孔子主張忠君，就是忠於國家」，這在表面上，是擁護孔子；而在實際上，是誤解孔子。

就我個人而論，第一：我不敢相信孔子的一言一語，都是不錯的。第二：我却承認孔子是偉大的。我佩服孔子，我尊敬孔子。但我敢於斷言，孔子的有些言論，那是已經過去的。我們今天如果還有工夫來研究孔子的言論，則一方面不當

曲解孔子，另方面不當誤解孔子。前者是說我們不要以為：「孔子坐的馬車，就是飛機」。所以認為：「孔子是機械文明的倡導者」。（孔子生在今天，也許會創導機械文明；但他畢竟沒有見過現代的機械文明，因就說不到倡導）。後者是說：「我們不要以為孔子祇坐馬車，未坐飛機」，所以認為：「孔子是機械文明的反對者」。（同樣的，孔子生在今天，也許會反對機械文明；但他畢竟沒有見過現代的機械文明，所以也就說不到反對）。這兩種見解，在我以為都是需要斟酌的。至於那種「因為孔子祇坐馬車，所以反對飛機」的說法，那更不必說了。我們應當如何讀「中庸」？以上云云，就是我們讀「中庸」的應有態度。我說這些話，看似「題外之言」，實非「無病呻吟」。我現在就在這一前提之下，開始說到中庸之中。

二、什麼叫做中

什麼叫做中？程子曰，『不偏之謂中』。那麼什麼叫做不偏？朱子說是「無過不及」。當然，我們不能以為朱子說的「無過不及」，就是孔子說的中庸之中。但是，把中解作「無過不及」，在我以為，雖無錯誤，然欠明瞭。何以說欠明

(5) 濟經與化文

瞭？那就因爲「無過不及」就是中。這猶言「中者中也」。亦因如此，我們爲要知道什麼叫做中，勢必得問：什麼叫做「無過不及」？這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假定一是稍好，十是極好，中就是一與十之間。比方是五。據此解釋，四是不及，六是太過。兩者都是偏。

第二種說法，假定一至十是好，十一至二十是壞，中就是一與二十之間。比方是十。據此解釋，十以下是不及，十以上是太過。同樣兩者都是偏。

由此可知，朱子對於中的解釋，說是「無過不及」，雖無錯誤，但欠明瞭的。因據第一種說法，「無過不及」是五成，是半，故其結果，爲不澈底。但據第二種說法，則「無過不及」是十成，是極，故其結果，是澈底的。亦因如此，所以像馮友蘭先生說到中庸之中，往往一方面反對第一種說法，而採取第二種解釋；但同時則又不論在第一種說法或第二種解釋上，都說中是「無過不及」。例如馮先生在反對第一種說法時說：『有部分誤會中的本義底人，以爲中即是不澈底。譬如一事有十成，用中底人作這個事，大概只作五成。若作四成，即爲不及。若作六成，即爲太過』。接着馮先生在採取第二種解釋時，亦說：『儒家所說中的本義，是什麼呢？中是無過不及』。我引這兩段話的目的，祇在證明把中解作

「無過不及」，實在是殊欠明瞭的。這樣的解釋，與說「中者中也」，實在相差甚遠。

那末，到底什麼叫做中呢？我以為這不是用幾個字可以說得明白的，亦因此，我以為與其下定義，不如舉例子，倒容易明白些。這可有兩個例子。

第一：比方說一根綫，長凡十尺，中就是其間之半。就算是五尺。這一解釋，也就是上述第一種的解釋。不論這樣解釋中，其將產生如何不良的結果，（即所謂不澈底的結果），但就中論中，這不能不說是中的正當解釋。這一種中，姑名爲中點之中。

第二：比方說一圓球，直徑十尺，中就是其間之半。就算是五尺，這一解釋，嚴格說來，是與上述中點之中，是一樣的。不過，在另種意義上，球要比綫來得複雜（亦可說球是由若干同一長度的綫組織成的）。這種比較複雜的中，茲姑名爲中心之中。

由上可知，就中論中，不管是中點之中或中心之中，實實在在，都是不澈底的。實實在在是有「適可而止」，「不爲已甚」的意思。（這是馮先生所反對的）。至於中點之中與中心之中，其間的不同，照我的解釋，那是如此的：中點之

中，是對一件事單獨而言的，即在此時，一直綫猶指一件事。中心之中，是對許多事折中而言的，即在此時，許多直綫猶指許多件事。換一說法，中點之中，也可說是對事而言的。中心之中，則可說是對人而言的。這就因為一個人必有許多事，人是圓球，事就是組成這一圓球的許多綫條。比方某甲，現有現金四千元，他拿一千元去買鞋，把其餘的三千元留在手頭，以防別用。這就是中點之中。也就是某甲對於「以錢買鞋」這一件事所用的中道。但就某甲這個人來說，他除了要買鞋以外，假定還要繳學費，付房租，還欠款；於是，他就不得不於這許多的用途之間，尋求一個比較折中的辦法。結果，他就犧牲了買鞋。這一犧牲，看來像極端，仍不失為中。即我所謂中心之中。總而言之，我的看法，正是馮先生所反對的，中即折中，這是不澈底的。澈底是極，這就不能叫做中。十餘輩論。不論自一五十長技，自十一至二十長技，行文至此，就要說說馮先生的另一見解。照馮先生的說法，中是「恰好或恰到好處」的意思。這是澈底的。先說理論，再說事實。馮先生主張，中不是

三、中的另一說

就理論來說，假定一至十是好，十一至二十是壞，如照馮先生解釋，中不是五，而是十。這不是半好，而是極好。所以，中道是澈底的。所謂「恰到好處」，就是到了澈底之處。不過，這中間，在我看，有幾點，可注意。

第一：按所謂中，這應該是對於同一事物或同一標準來說的。就以好壞為例。不論是好是壞，都應當以十為單位的。不能說自一至十是好，自十一至二十是壞，要在自一至二十中間找出好壞的中點來。（同樣也不能說自一至五是好，自六至十是壞，要在自一至十中間找出好壞的中點來）。這就是說，好是好，壞是壞，好壞是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就好壞而言中，這不是中好，就是中壞。

第二：退一步說，如果對於不同事物或不同標準，例如好壞，也可說中，那這不是不好不壞，就是亦好亦壞。像馮先生以自一至十為好，自十一至二十為壞，說「恰到好處」，就是頂好的十。這在數理上，是有問題的。明白點說，在數理上，一與二十之中，決不是頂好的十，而是好壞參半的十與十一之間，頂好的十，不是中，而是極。亦因如此，前文說的「無過不及」，不是當作半好或半壞解釋（即所謂五成），就是當作半好半壞解釋（即好壞參半）。而這兩種解釋，當然要以前者比較合理，因為前者還有好壞可說，後者則根本講不到好壞。